

出版说明

辽阔的拉丁美洲土地，有过孕育了人类古文明——玛雅文化、基切文化、阿斯特克文化和印加文化的光荣，也有过三百多年备受殖民统治奴役的苦难，至今还残留着殖民压迫的阴影。就在这块土地上，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印第安古典文学与欧洲文学、非洲文学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具有拉丁美洲民族风格和特色的拉丁美洲文学。它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整个拉丁美洲文学是一座繁花似锦、多彩多姿的花园，那么，拉美儿童文学便是其中一畦正在盛开的奇葩异卉。把它们移植到我国文苑中来，为我国小读者、儿童文学爱好者与创作者们展示拉丁美洲文学的一个侧面，打开一个不大熟悉的世界的小窗口——这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必要的。为此，我们出版了这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朱景冬同志选编的《拉丁美洲儿童小说选》。这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拉丁美洲儿童短篇小说专集。

在这个集子里，共选译了十四国、二十九位作家的三十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佳作。这些作品题材比较广阔，多方面地描绘了拉美各国社会与人民生活的动人画面。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拉美人民苦难历史的回声，看到他们斗争前进的足迹，了解拉丁美洲的风光景物、社会风情和底层人民、特别是少年儿童们的痛苦与不幸。这些短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诚实、善良、无私、刚强、热爱祖国、勇于牺牲的小主人公的艺术形象，风格朴实，文笔优美，情节生动，充满浓烈的儿童情趣，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不仅受到拉丁美洲的少年儿童欢迎，也可供我国的少年

儿童和成人读者欣赏，供儿童文学作者借鉴。

本书的出版有幸得到我国文学界和翻译界老前辈的关心，承蒙著名教育家、老作家叶圣陶同志亲为作序，翻译家叶君健同志题写了书名，书籍美术家张守义同志为本书设计了封面，于绍文同志作插图。在此，特深切致谢。

考虑到我国过去对拉美文学翻译出版不多，小读者们对拉美作家比较生疏，我们在每篇作品后面都附载了该作家的生平简介。对作品中小读者们不易理解的个别地方，也作了必要的注释和处理。特说明。

一九八三年二月

目 录

MU LU

5	序文	叶圣陶
	阿根廷	
7	钱包	阿·荣凯
19	一本字典	阿·荣凯
28	乔克洛	阿·荣凯
36	苍鹭与男孩	埃·卡佩纳
47	“毛毛雨”	阿·维利亚努埃瓦
	智利	
54	卡纽埃拉与佩塔卡	巴·利约
63	皮靴下的面包	尼·古斯曼
72	巴斯克斯	吉·拉·乌贝特森
	巴西	
78	塔普约的罪行	何塞·贝里西奥
100	磨粉机	奥·拉·雷森德
111	第一次忏悔	布·德奥兰达
	乌拉圭	
117	儿子	奥·基罗加
123	小卡洛	胡·伊瓦沃罗
	厄瓜多尔	
130	黑人鞋匠	翁·萨尔瓦多
138	站在哥哥一边的小姑娘	阿·奎·伊·奎斯塔

哥伦比亚		
144	我和瓜迪安	爱·阿·苏阿雷斯
151	埃娃	温·哈·安赫尔
委内瑞拉		
157	钓鱼	古·迪·索利斯
秘鲁		
165	坎巴胡安娜会替你报仇的	卡·爱·萨瓦莱塔
178	齐天山的孩子	恩·孔·马丁
190	小鹰飞	阿·瓦尔德罗马
古巴		
200	黑布娃娃	何塞·马蒂
208	勇敢的小曼比	阿·德·拉·伊格莱西亚
巴拿马		
212	甜蜜的圣诞之夜	马·奥古斯托
哥斯达黎加		
223	帕斯托尔的“十个老头儿”	卡门·利拉
尼加拉瓜		
233	标志	利·查·阿尔法罗
240	潘乔·比亚的护身符	埃·罗勃莱托
危地马拉		
247	玛丽亚·康德拉利亚	卡·萨·钦奇利亚
墨西哥		
254	有钱人的牺牲品	马·阿苏埃拉
258	马卡里奥	胡安·鲁尔福
263	赫苏西托	玛·路·奥坎波
268	后记	

序文

叶圣陶

我写这篇序文说三点希望。

第一点，希望咱们中国的孩子多读些亚非拉各国的文学作品。

咱们常常说：咱们中国跟亚非拉各国同属第三世界，跟亚非拉各国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命运，所以应该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共同奋斗。咱们这样说是真心诚意的，所以咱们也用同样的话来教育咱们的孩子。我希望孩子们多读些亚非拉各国的文学作品，为的是让他们从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来认识“共同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历史，“共同的命运”到底是怎么样的命运，好进一步懂得咱们中国跟亚非拉的团结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必然的。这正是国际主义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第二点，希望咱们的翻译家多翻译些亚非拉各国的儿童读物，咱们的出版界多出版些亚非拉各国的儿童读物。

翻译出版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在咱们中国一向受到重视，尤其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因为咱们中国那时候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所以迫切地需要从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中汲取经验和力量。但是亚非拉各国的文学作品，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翻译出版的比较少。解放以后情况已经大有改善，可惜儿童文学仍然是被忽略的一方面，象这本特地为孩子们选编的《拉丁美洲儿童小说选》似乎还是第一本。我祝愿这本书的出版是郑重介绍亚非拉儿童文学作品的良好开端。

第三点，希望咱们中国的作家全都为孩子们写一两篇反映他们的生活的作品。

这一点是从看了这本《丁拉美洲儿童小说选》才想起的。这本集子收集了三十一篇短篇小说，大多是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作品，写的都是当时孩子们的生活，而作者都是拉丁美洲各国的名家。这二十多位名家都不是专写儿童文学的，可是他们没有忘掉孩子们，他们不但为孩子们写作，还把身边的孩子们作为主角写入他们的作品。他们这样做，表现出他们有一颗能为孩子们着想的可贵的心。

至于这本《拉丁美洲儿童小说选》，编者已经在《后记》中把编选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了。我认为编者的工作是值得称赞的，他们很好地完成了他们的意图，为咱们中国的孩子了解远在地球那一面的拉丁美洲的孩子，提供了一本很好的读物。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三日

钱包

〔阿根廷〕阿·荣凯

卢琼被绑在一根葡萄架支柱上。他思考着，回忆着……

刚才，他当着所有街坊的面挨了一顿打，在众人面前受到了侮辱。现在，他站着，双臂被反绑在一根葡萄架支柱上，让那些愚蠢、糊涂和激怒的闲人看热闹，委屈地听着邻居们的评论。他们无情地谴责他，挖苦他，讥讽、嘲笑他这个挨了打、受了委屈的孩子。挨打的痛苦过去了，皮肉不觉得痛了。可是，他的心还在作痛，感到耻辱，仿佛有一块烂泥巴团，粘留在他那宛如洁白的大理石一般纯洁的孩子的心上。因为，虽然卢琼挨了打，挨了骂，可是，他并没有过错。

然而，正是他父亲，那个高大、英俊、他所如此崇敬的人，那个正直、高尚、他所为之骄傲的人，干了这件叫人难以相信的、不公平的事情：不仅惩罚他，辱骂他，还让糊涂的街坊们看他的热闹。可他是无辜的孩子啊！既然自己的父亲也象别人那样，待他这般不公平，他还能相信谁呢？一股无名的怨恨，种种令人心碎的疑团，不由得充满心底，烧灼着他的心。卢琼在思考着，回忆着……

他思索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遭遇，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成人们的虐待？

“难道是因为我从小就没有母亲吗？”卢琼想道，“是因为我没有别人保护，还是因为我身上肉多，打一顿也没什么关系？”

他们打人的手劲儿是那么凶猛、无情，他们激怒得发狂，气愤得发昏，把人当作一头牲口那样往死里打。这种不公平的惩罚，往往都是来自匆忙的、不加思考的判断。

卢琼回想起：有一次，他坐在一条长凳的一头晒太阳，那是他刚替父亲办事儿回来。父亲要他去扛一张桌子回家，路程有三十夸德拉^①远，为了省下两角钱买一个陀螺和一条细绳儿，他是步行往返的。他累得够呛，就坐在那条凳子上休息。不一会儿，一个很胖的老头儿走来，在长凳的另一端坐下。过了一会儿，卢琼站起来要走。这一下不得了，那胖老头儿身子一歪，就摔倒在地上了。老头儿说他是故意作弄，卢琼说不是，想作解释，甚至还走到老头儿跟前把他扶起来。老头儿不由分说，拿起拐棍就给了他一下。接着，卢琼突然觉得有人在后边揪他的耳朵，一边还大声叫喊着：

“我看见了，我全看见了！”

那人每喊一句，就揪他两下耳朵，踢他一脚。

卢琼好不容易挣脱了他，连那人的模样儿也没看清就想逃走。可是，早有一大群人围着他们看热闹了。他不得不用头和肩膀撞开人群往外走，费了很大的劲儿才逃出去。他听见人们这样骂他：“这个坏蛋！无赖！竟敢作弄一个老人！”一个妇女还拿阳伞敲他的脑袋。

除了逃走，他没有别的办法。他既不能自卫，也不能向人们申述他的充足的理由。他逃走了，但是挨了打，挨了骂。他心里实在窝火，因为他并没有过错。

还有一次，他坐在门槛上，瞧着同院的小伙伴们踢足球。真糟糕！足球飞到了一个过路人的脸上，把他的眼镜打落在地上，玻璃片打碎了。那人十分气愤，丢下镜架不捡就去追赶踢球的孩子们。追了这个又追那个，结果一个也没追上，孩子们都四散逃走了。那人怒气冲天地走回来找眼镜架，恰好碰见卢琼把镜架从地上捡起来还给他，那人把镜架猛地夺过去，接着就狠狠地给了卢琼两耳光。这是怎么回事儿？！卢琼不禁目瞪口呆。他想解释，可是那人好不容易找到个出气的，根本不听他的分辩，还要揍他。

卢琼只得逃走。那人责骂卢琼，硬说是卢琼把球踢到他脸上把眼镜给打碎的。

卢琼遭打挨骂，受到了虐待。成人们总是那么振振有词地骂人，迫不及待地握起拳头来打人。他们以为这是在伸张正义，纠正恶习。岂不知，那只不过是瞎出气。

另外一次，他和几个伙伴拿着小石块儿玩投圈儿：就是在一只木箱上画上几个圆圈儿，拿石块往圈里投。他们在这样玩的时候，不小心，一块石头飞到一家香烟店的玻璃上，把玻璃打碎了。店主出门来，头一眼就瞧见又胖又高的卢琼手里捏着小石块儿，于是，冲他奔过去，想要踢他，掐他的脖子。卢琼不明白那人为什么冲他发泄怒火，只得赶快逃跑了。他再也不想作解释，说明不可能是他打碎那玻璃的，因为，石块儿还捏在他手里，还没有掷出去呐。他想起前两次所吃的苦头，都是很冤枉的。这一次他干嘛还等着遭打挨骂呢？他一次次受委屈，挨打骂，可是，动辄拳打脚踢的成人们悔悟没有呢？没有！他们还是照样发火，照样打人。至于打的是什么人，他们是不管的。他们就是想打人，就是希望被他们拳打脚踢的孩子乖乖地任他们整治，象眼睛瞎、耳朵聋、身体壮的牲口那样听任他们发泄狂怒而不能自卫。

卢琼回忆着，思考着：我挨打挨骂，难道是因为我长得胖吗？是因为我从小就没有母亲吗？……

现在，卢琼在众人面前挨过打后被绑在柱子上，让人们看热闹。他是被自己的父亲——那个他非常敬爱的人打的啊！他思考着：尽管他没有错儿，可还是又一次挨了打、挨了骂。而且被打得多么疼哟！前两次揍他的是陌生人，这一次竟是他自己的父亲。

这次他碰到的事情是那么意外，他简直不能相信。这天早晨，卢琼象往常那样早早地爬起来，准备给自己和父亲去煮牛奶咖啡，父亲要在床上喝。在进厨房之前，他在地上发现一个钱包，就顺

手捡了起来。

他认出了这个钱包。“这钱包是佩特鲁乔的，我去还给他。”
他打开瞧了瞧：钱包是空的。

佩特鲁乔是个修鞋匠，常在他家的厨房里热饭吃。

“喂，佩特鲁乔，这是您的钱包，对吗？”

鞋匠抬起眼睛，不相信地看着：

“唔，对！是昨天晚上丢的。你从哪儿捡到的？”

“在厨房门前。喏，给您！”

卢琼很高兴地还给了他。

鞋匠打开钱包看了看。

“对，这是我的钱包。”鞋匠说，“可是钱没有了。本来有四块钱在里头的。”

“我捡到的时候就是空的。”

“你撒谎！”

“我敢向您起誓……”

“走，去见你父亲，小偷儿！”

说完他就站起来，去找他父亲，身后跟着好几个妇女。她们听见鞋匠叫嚷，就凑过来，为鞋匠说话。

她们一边走，一边用自己的方式议论着：

“出了啥事儿啦？”

“卢琼偷了鞋匠的钱包，把钱拿走了，现在这个没脸皮的竟说他捡到的时候就是空的……”

卢琼的父亲，身材高大粗壮，目光炯炯。他一听鞋匠说卢琼偷了他的钱包，面色刷地发白了。太阳穴上，那条暗蓝的、差不多象黑色的脉管，在他脸上蹦蹦直跳，仿佛要爆炸了……他想说什么，可是说不出来。即使看到他的孩子被车碾死，也不会使他的脸上出现如此可怕的表情。

鞋匠拿他那不久前刚刚死去的女儿起誓，说钱包里确实有四

块钱。

别的街坊也帮他说话：

“鞋匠是不会说谎的！”

“这孩子是个小偷！”

“堂亚德里亚诺的儿子成了小偷，真叫人难以相信！”

“他父亲可是世界上顶顶诚实的人！”

这些话，卢琼的父亲听见了，可又象是没听见。他似乎要晕倒了，浑身象发烧似的不住地颤抖。

他终于说话了，声音嘶哑而低沉：

“你说，钱包里有多少钱，堂佩特鲁乔？”

“四块钱。”

亚德里亚诺慢慢从口袋里掏出四块钱，给了他。

卢琼站在父亲面前，一直没有说话。这时他插嘴说：“不，爸爸，别给他……”

可是父亲却狠狠地给了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昏过去了。后来，他只觉得被绑在了葡萄架的柱子上，挨了一顿皮带。皮带落下去，他苏醒了，尖声地叫起来：

“不，爸爸，我没有偷！……”

但是，无济于事。他父亲抽下去的每一皮带，都使出了他全身的可怖的力量。有一下抽在了他的脑袋上，他又昏过去了。

起初，男男女女的街坊们还这样称赞：

“打得对！”

“做父亲的就应该这样管教孩子！”

可是到后来，看到打得这么狠，他们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就上去干预。一个妇女抓住他挥动皮带的手，其余的人站在他和挨打的卢琼中间。大家象拖走一个醉鬼似的把他拖开了。

“别放开他！”他喊道，“绑在那儿，让大家看看，喂，孩子们！你们围着他转圈儿，唱歌，跳舞！冲他喊：‘小偷，小偷！’”

孩子们一动不动。他继续喊着：

“我儿子是小偷！亚德里亚诺·比多菲的儿子是小偷！……”

他突然啜泣起来，两只拳头放在嘴上，仿佛在咬着，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注视着受刑的孩子……。

亚德里亚诺·比多菲是个木匠，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正派人。人们都说他为人诚实，办事公道。只要看看他那双湖水般清澈平静的蓝眼睛，只要听见他那带着伦巴底^②方言的有节奏的响亮的声音就够了。他的伦巴底口音一直没有变，尽管他在美洲已经生活了四十年。

“修理这个衣柜得多少钱，亚德里亚诺先生？”

“三块五。”

谁也不向他还价，都知道他不会多要。向他还价，就等于侮辱他。

“可怜的亚德里亚诺先生！你怎么会碰到这么不幸的事儿呢？儿子竟是个小偷！”

“难道他不是吗？……”

“谁说不是！……”

卢琼被绑在葡萄架的柱子上，感到痛苦、耻辱，一肚子怨恨，心里象有一团火在燃烧，干渴的嘴里充满了苦味。他思考着

这样过了一个钟头，他一直在听着街坊们对过往行人解释他被绑在那里的原因。他们歪曲事实，随意编造，愈说愈玄，好象是他溜进鞋匠的家里摸走了他的钱包似的。

行人听了就辱骂他：

“假充好人！”

“你不了解你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你要是了解他的话，宁肯跳河也不会当小偷……”

“你父亲是个非常正直的人。知道吗？”

“你给这样的父亲做儿子，真不配！”

卢琼一声不吭。因为他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所有成年男女，眼里闪着火光，痉挛的双手捏着拳头，露出一副狂怒的模样儿。这种狂怒意味着什么，他是一清二楚的。

只有小伙伴们理解他。他们没有跟成年人一起干那样的蠢事，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世界看待这出丑剧的。他们没有被那种狂怒、那种急于打抱不平的愚蠢热情所迷惑；这种不平，直到找到“罪人”并加以惩罚，才会得到满足。因此，小伙伴们宣判卢琼没有罪过。

旺戈走到他面前，对他说：

“你真的偷了那四块钱吗？”

“我没有偷，我捡到时就空的。”

这些话，旺戈不仅用他的耳朵听，而且在心里进行了分析。因此，他知道卢琼是没有过错的。于是他大声宣布说：

“卢琼一分钱也没有偷！”

“你怎么知道？”旺戈的母亲跳起来。她又生气，又担心，惟恐自己的儿子站在卢琼一边，“你怎么敢这样说？”

“我知道！”旺戈肯定地说。

听到他的口气这么硬，他母亲更气了，就啪地给了他一巴掌，把他胆敢为卢琼说话的勇气全打掉了。

其余的孩子一言不发。因为，他们的父母也会打他们的。何必为了表示同情而冒挨打的危险呢？

他们只好把自己的想法谨慎地埋在心里。真理将在他们的心里沉睡许多年，直到他们也长大成人，才能大胆地讲话。因为，到那时他们能够用脚和拳头来捍卫他们的言语。啊！对了，到那时他们的心灵也许会被拳头和脚改变的，不会象现在这样睁大眼睛看待真理，张开耳朵听取“罪人”的申诉，同情无辜，体会受虐待者的悲愤……

“这个孩子为什么被绑在那儿？”佩德林问。

佩德林是一个好奇的人，他有时当商贩，有时打零工，什么工作都干。今天到哪一家裱糊房屋或安装一台电器设备，明天又上街卖煤气灯罩或红绿铅笔。他性格爽朗，健谈，总是以他的话和笑声，使居住在大杂院的劳动者们的悲苦愁闷的生活变得欢乐起来。所以，他到处受到欢迎。人们精神苦闷，是因为生活太艰难了，但是，他们也是渴望欢乐的。所以，每当碰到一个快活的人，他们就去找他，好使他们那由于生活冷酷而变僵的心灵，得到温暖。他们需要他，有如冬天渴望见到太阳一样。

“这孩子为什么被绑在那儿？”佩德林问。

两个妇女各人按各人的理解，彼此矛盾地讲给他听，她们试图说明事情的经过。佩德林发生了兴趣：

“你们提到一个钱包，是不是今天早晨我在离门口三步远的地方发现的那个？喂，卢琼，那钱包你是在哪儿捡到的？”

“在院子里……”

“就是那一个！是我扔在那里的，扔在厨房门口，对不对？”

“对！”卢琼惊奇地回答。

佩德林解释说：那个钱包，他是在街上捡到的。他打开一看，里头有四块钱；却不知道主人是谁，他就把钱留下来，把那个又破又脏的钱包扔掉了。

“这个可怜的孩子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挨了一顿冤枉打的吗？”

大家将信将疑地相互望望，又看看佩德林。

“干嘛这样看我？不认识我吗？我说的是实话，真正的实话！把孩子放了吧，叫他父亲到这儿来……”

不用派人去了，早有一群孩子在旺戈的带领下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父亲。卢琼的父亲在这群欢腾的孩子们簇拥下急匆匆地赶来了……

“什么？！佩德林，你说什么？”

佩德林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对他讲了一遍。

“把佩特鲁乔喊来！”卢琼的父亲吩咐道，同时开始解那绑着卢琼的绳子。

鞋匠来了，在他周围顿时围上了五十个女人，五十个男人，一百个孩子：他们是整个院子和同街区的另外二、三个居民院的居民。

鞋匠和木匠被围在人群中央。木匠脸色苍白，用他那清澈的蓝眼睛冷视着鞋匠。

佩德林最后交给卢琼的父亲四块钱。

这时，木匠十分激动，他笨拙地说：

“好极了！原来我儿子并不是小偷，对吗？”

有些人回答：

“对，他不是小偷。”

“你可以放心了，亚德里亚诺先生。”

“好极了！我打了我的儿子，原来他没有过错，对吗？”

“对，他没有过错！”

“他没有过错！”

.....

这句话人们重复了好几遍。

“好极了！这么说，是你，佩特鲁乔，诬蔑我的儿子偷东西，让他挨了打，对不对？好极了！现在咱们两个得见个高低了。”

说完，他逮住了鞋匠的手腕。鞋匠结结巴巴，向他求饶，吓得眼珠都直了，东张西望恳求人们帮助解围。

“我们不要徒手较量。”身材高大的木匠说，“不！你拿拐杖，我空着手……”

鞋匠声明：用什么方式，他也不愿意打。

“无赖！你诬蔑我儿子是小偷，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我

儿子是小偷！亚德里亚诺·比多菲的儿子是小偷！”

“不，亚德里亚诺先生。”鞋匠央求说，“现在我完全相信他是个诚实、正直的孩子……”

木匠放开了他：

“大家听见了吗？”他转向众人说，“他说，他相信我儿子是个老实人。这里还有人认为我儿子是小偷吗？”

回答他的是一阵异样的寂静。但是一个妇女开口了：

“没有了，亚德里亚诺先生，你可以安心了。”

又一个妇女说：

“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好孩子。”

第三个妇女叹息说：

“可怜的孩子！”

亚德里亚诺看了看儿子，好象要哭。他想在众人面前对孩子说点什么，但是他什么也说不出，只是把一只大手放在孩子头上抚摩着。

卢琼笑了，为重新获得父亲的亲切的抚爱感到幸福。他父亲是这样高大，结实，可爱！

“走吧，孩子！”父亲说。

亚德里亚诺搂着孩子的头走了。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对那群不安的、开始散去的人说：

“大家都知道了，我儿子是正直的！亚德里亚诺·比多菲的儿子不是小偷！对不对？”忽然他脸红了。又接着喊：“谁要认为我儿子是小偷，只管说好了！说了我就把他的舌头割下来！对不对？”

人们沉默不语。

卢琼笑着，心里充满了快乐。他想：我有这样的一个父亲多幸福啊！

父子二人又向前走了几步。亚德里亚诺又一次回转头去对人

群说：

“喂，佩德林，谢谢你！你可知道，你证明我的儿子是好人，这有多么重要啊！这孩子，是我唯一的亲人，他要是成了小偷，我对你起誓，佩德林，终有一天我会把他掐死的！明天是星期天，请来我家吃面条，好吗？”

“好，当然，亚德里亚诺先生！”佩德林回答。

亚德里亚诺一直搂着孩子的头走着，抚摩着他，最后进了木工室。

他关上了门。

“坐下吧。”他对卢琼说，“我要象对大人那样对你说几句话，因为你就要成为一个大人，一个诚实的大人了。”

卢琼感到非常惊奇，他坐下了。

“我想请你原谅。”

“爸爸！”孩子说。

“我错了。我太野蛮了！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吗？孩子，对我说，你原谅我！”

孩子扑到父亲怀里，哭了。

“爸爸，好爸爸！……”

亚德里亚诺疯狂地吻起孩子的头来。他一面吻着，一面也哭了。他没有哭出声来，可是豆大的泪珠却落在他的膝头上，他象个孩子似的哭着。

“好了，孩子。”父亲说，“你听着，现在我要对你说……”

他慢慢地站起身，走到另一个房间，把他女人——卢琼的母亲的照片拿了来。他女人死了许多年了。他把照片放在木工凳上。

“听着，卢琼，我的孩子，我亲爱的孩子！”他异常激动，说话都迟钝了，“你听着我现在要对你讲的话，我向你起誓！听清楚，为了纪念你母亲，我向你起誓：以后我要是再打你，我就把我的手锯掉！”